

成熟在九月

韩秋长 著
韩秀英



成熟在九月

韩秋长 著
韩秀英

亚洲出版社

成熟在九月

韩秋长 韩秀英 著

亚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香港葵涌大连排道144-150号金丰工业大厦第一期十六字F座)

河北省平山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69印张 180千字 印数1-2000册

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(大陆版)

N962-492-029-X

定价: HK\$: 9.00 ¥: 4.5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映太行山区当代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它以四对青年爱情悲喜剧为主线，着意刻画山区青年复杂的内心世界，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典型艺术形象，展示了当代山区青年对事业、爱情的追求与向往，迷惘和困惑。引人思索、激人奋进。作品情节迭宕起伏，文笔清丽，描写细腻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。



韩秋长、韩秀英夫妇在研究作品

作者简介

韩秋长，1946年生于河北省内邱县金店镇韩家庄村。河北省作协会员。现任内邱县文联主席，二级作家，曾被收入《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》一书。

韩秀英，1946年生于河北省南宫市琉璃庙村，现在内邱县电影院工作。

这两位“老三届”的同班同学夫妇，以秋英为笔名，以太行山为生活基地，先后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，并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和一部散文集。作品曾在省内外多次获奖并选入多种选本。

《成熟在九月》是他们夫妇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：两个冒尖户
- 第二章：葫芦沟的风波
- 第三章：火红的柿子林
- 第四章：小镇上的对台戏
- 第五章：大灰狼的秘密
- 第六章：杆杖山的风采
- 第七章：柿子熟了
- 第八章：燕春楼内的悲喜剧

第一章

两个冒尖户

一

张山保从林学院毕业回来，刚提起去葫芦沟治柿子病的事，就被他娘——槐树大娘牢牢地锁进了新房，关了禁闭！

大半夜了，船儿般的月芽儿，从东山顶懒洋洋地钻出来，像一只大白鲸，慢慢地在幽幽的山头上游，吃力地浮上了门前的老槐树树稍稍。

山保扶着窗上冷冰冰的铁栅棍，望着月光下黑魆魆的老槐树，呆呆地出神。

他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孩提时，他和山妮妹依偎在槐树大娘怀里，小猫儿似的。溶溶的月光下，山镇房屋、远山，全溶在如水的月光中，那么静，静的没一丝声响。只听见颤悠悠的荆条儿，在槐树大娘胸前跳跃，顺从地被大娘灵妙的手摀进经纬里。

大娘在编织荆筐，那葫芦沟的故事，从跳跃的荆条儿中，铭刻在他的心底里：

传说，很久很久的时候，有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白鹿。在杆杖山顶上种下一颗红籽儿的葫芦。

小白鹿天天攀上十八道盘，转过九十九道弯，到山顶浇那棵葫芦秧。葫芦藤儿从山顶垂到山脚下，就是不结葫芦瓜。小白鹿不灰心，天天还是浇水不止，从半山腰的五指

窖山洞里掏来野鸽子粪追肥。葫芦藤在半山腰才开了一朵红花儿，结了颗艳红艳红的葫芦瓜。说来也怪，那红葫芦见风就长，越长越大，红光透亮，红彤彤地照亮了山岗。

一天夜里，一声震响，红葫芦从半山腰滚下来。葫芦瓜儿裂开，变成了葫芦沟。葫芦是沟把口，细细的沟口，只能并排着走过两个人。可葫芦沟园园的，方圆几十里大。葫芦底变成了半壁山，那红墙似的山壁，挡住了北来的寒风，葫芦沟象聚宝盆似的四季如春。红色的葫芦籽儿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葫芦沟成了满山遍野的柿子林。小白鹿得道成仙，葫芦沟还有它的廓宇……

山保还清楚地记得，他小时候和父亲去葫芦沟摘柿子。阳光，从红叶间投下灼亮的光点，他挥动着小手，去捉那光点。光点没捉住，心里留下了一个明亮的世界。在那明亮的世界中，最明最亮的光点，就是挂在树上的一颗颗又红又大的柿子。

难忘那火红的柿子林，难忘那吃柿子的童趣。他和伙伴们最先吃到的是烘柿子。攀到树稍稍，采下来。在手掌里软软的鲜红的耀眼，轻轻撕开一层薄纸般的柿皮，顺口一吸溜，甜得象吸溜了一包蜜。他们回去采些硬硬的鲜柿子，把滚圆澄黄的柿子放进瓦盆里，水缸中，用温水去泡，三五天，最长五六天，柿子烂好了，颜色黄橙橙地鲜，吃起来嘎嘣脆甜！有时去葫芦沟打柴，找块薄石片，用石头支起来，把硬柿子放在石板上。石板下点火去烤。烤得石板上的柿子滋滋往外直冒白汁儿，不一会，硬柿子烧得变软了，变红了。炸开嘴。他们那烤柿子又软又甜又热乎，吃得他们是满脸是黑灰和红柿汁。个个弄得象花老包似的。他们有时把整筐的柿子

埋在溪边的沙土里。插几根山荆条儿作个标志。暖暖的溪水轻轻地流淌。几天后，到溪边挖开埋的柿子。柿子变得象树上烘柿一般，红得鲜亮，放在掌上软绵绵地象团透明的红球儿。剥开皮儿，吃起来又软又甜又透凉，真是解渴解饿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柿子了！他们往往还采些结稠的柿子枝，挂在向阳的墙上，鲜红的柿叶，黄澄澄的柿子，给山庄小院顿时增添了喜庆的色彩。柿子在阳光的照晒下，比长在树上熟得快。放学后，那个柿子红得艳，那个柿子软，先捡软的吃。大人们常留些烘柿子，放学回来，软软地烘柿子塞进粗糙的窝头里，粗糙的窝窝头吃起来也分外香甜。还有出口的白饼般的柿饼，柔韧香甜的柿干，就连做柿饼削下来的柿皮儿，制作成面。结成红砖般的柿面团儿。吃起来砂糖般的甜。柿子换回钱币，还出口远洋，挣来外汇，柿子是柿林镇的骄傲。是他们柿林镇村民生存之本啊！

遗憾，这一切成了历史！

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：他，自费林业学院果林系的大学生，站在突兀的铁块般的岩石上，凝视着眼前的葫芦沟，望着浩瀚的柿子林。这里没有了红灯笼般的柿子，没有了男女老少喜摘丰收果实的笑脸，合抱粗的百年大树，对刚长成的幼林，没有一棵结柿子的。柿树滋生出密密麻麻的嫩枝，像浑身扎满针刺的女人，披头散发地扯着他的衣裤，向他呻吟着，述说着。

作为柿林镇青年，作为老支书的儿子，他的心在颤栗，针刺般地疼。乡亲们说，柿子树得了懒病，光长枝叶不结果。他知道，这种病叫柿疯病。这毁灭性的病魔，吞噬了葫芦沟几十万棵柿子树，又像洪水猛兽般地在太行山蔓延横

行，毁灭性的侵吞着太行山古老珍贵的柿子资源。

为了根除这被称为柿癌的柿疯病，他放弃了跑运输、挣大钱的机会。自费到省林学院自费学了三年！

他紧蹙着眉头，默默的走进二楞家。

天还没有黑，屋里灯光透亮，二楞、翠翠，还有文敏、芳芳十几个年轻人吵成了一团。文敏和芳芳坚持要治柿疯病，说他们已摸索出些门道。二楞坚持要下山经商。他曾领着几位年轻人，到平原脱土坯出苦力，干了一冬一秋，个体户的砖厂赔了钱，他们流了半年汗水，没落下分文钱。还听说一帮年轻人到山西下煤窖，瓦斯爆炸，五六个活生生的小伙子，变成了血淋淋的僵尸，运回了柿林镇！

他将自己承包葫芦沟、根治柿疯病的打算说出来时，同伴们高呼万岁，高兴地把他抬起，在屋里转了几个圈。

谁知，回家给他娘一说，娘的脸色倏地变了，不容分说，把他锁在新房里。无论他怎么哀求，理也不理，竟自回屋去了！

娘！你为什么不允许我继承俺爹的遗愿，去治柿子病，去为柿林镇的乡亲们造福呢？

槐树大妈呆呆地坐在炕沿上，从墙上摘下老支书的遗像，轻轻地擦。老支书宽宽的前额，闪着光的大眼睛，倔强的下巴，和山保活活的一个模子脱的。她擦着、擦着，心里一阵酸楚、泪珠儿不知不觉滴落在玻璃面上。

山保他爹，你死得屈啊！

那是十几年前，戴着红袖章，喊着口号从城里来了一汽车人，冲进了老支书的家。说老支书是黑劳模，是叛徒，五花大绑扔上汽车押了去游斗。半月回来，人折磨得不成人样，

躺在炕上直说胡话：

“毛主席，我冤啊！生前我没有带着乡亲们治好柿子病，死后我也要去治……。”

山保娘拉着刚四岁的山保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全镇的乡亲们谁不哭成个泪人？老支书三八年入的党，当年杨秀峰主席领着人马从山西拉到河北太行山，是他带的路。他当杨主席的警卫员，打游击，杀鬼子，从冀西打到冀南。后来，为了巩固太行根据地，他才留下来。要不，跟着杨主席一走，谁不说他最少也能当上专员哩！几十年来，老支书领着柿林镇的乡亲们，搞互助组、合作化。带着乡亲们植树造林，一山山的洋槐，一坡坡的松林，一群群牛羊，是老支书领着大伙干出来的。这样的好支书，老模范，怎么能成了黑老模、叛徒呢？唉，那几年天天晚上有扫帚星，是朝里出了大奸臣。奸臣在朝掌了权，忠臣良将遭了难，天下大乱啊！

没几天，老支书咽了气，山保娘气得病在床上。那天夜里，天黑的像扣着锅，槐树大娘拉着刚二岁的山妮去老支书家。

山保娘瘦得只剩把骨头，山保偎在娘怀里呜呜地哭。她看着心酸得直落泪。山保娘紧攥着她的手，哭着说：

“槐树大嫂，我活不成了，山保交给你了……。”她扯过儿子山保，“保，娘死后，槐树大娘就是你的亲娘，保，喊娘，给你娘磕个头……。”

山保“扑咚”跪倒在她面前，脆生生地喊了声“娘”。她的心碎了，一手把山保拦在怀里，娘几个都哭得泪人似的。

当天夜里，山保娘断了气。临断气还紧紧攥着她的手囁

咐：

“山保他爹是屈死的。记住，山保长大后，不让他入党，不让他当干部，不让他再走他爹的路……。”

她右手拉着山保，左手扯着山妮，把山保娘埋在了葫芦沟老支书的坟里。

从此，她拉扯着两个孩子，十几年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总算熬出来啦！

说起来山保也真争气，贷了几万元的款，买了大汽车。兄妹俩搦着劲地干。汽车轮子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槐树旁的石头房拆了，盖起了美美的二层小洋楼，崭新的票子在信用社存着四、五万，光利息就够吃喝一辈子的。可如今的年轻人你算猜不透。日子过得火爆爆的，山保偏偏要去上大学。上大学国家也不分个工作，全是自费的。她同意了。过去家里穷，山保没上大学，自费整了万儿八千的，她也舍得。谁能想到，山保这孩子，上大学倒是为了去治柿子病，要走他爹的路。唉！这是山保娘临终前千嘱咐万嘱咐的事，别的事娘啥也能依你，这件事娘万万依不得你啊！我啥也不图，就图平平安安地过日子。春节时，把女儿与山保的喜事办了，就等着抱孙子！可一想起女儿山妮来，当娘的更担惊受怕的。山保上大学后，女儿一个人开着汽车跑疯啦，跑野啦，有时几天不回家，也亏是新社会，也亏是眼下的好政策。女儿说，她拼命赚钱是为了在县城办商店，向城市进军，征服城市！她说，早联系好了，在县城农贸市场盖个大商店。她和山保经商，把娘也搬下山去享清福。城里她去几次，没个山，没个水。人，黑压压地稠，自行车、小汽车、拖拉机来回窜，在街上走路也是提心吊胆的，哪有山里山清水秀清闲自

在啊！

“娘！”西厢房传来山保的呼唤声，打断了槐树大娘的思绪。她不理，任他喊，决不能心软，放他出去穷折腾。

“娘！娘！”呼声越来越急。

她坐不住了，蹑着小脚跑出去：

“活祖宗，穷叫唤个啥？”

“娘，憋死我啦，我撒尿！”

“不行，你不改变主意，甭想出门！”槐树大娘说完转身就走。

“娘！你别走。我……我要拉屎啦！”山保一副难受的样子。

“屋里有尿罐，往里拉吧！”

“娘！拉屋里不把人臭死！”

“活该！”槐树大娘狠狠地说。不一会又把叫“灰灰”的大狼狗牵来，拴到山保门前，给狗下命令说：

“灰灰，看好门，谁也不准来！”

槐树大娘这才放心地进屋睡觉去了。

山保望着牛犊一般的大狼狗，它吐着腥红舌头，支楞着灵敏的耳朵，忠实地守卫在门口。

山保扶着窗上的铁栅，长长出了口气。大母鲸般的月儿一会儿钻进灰白色云中，一会儿又钻出来，月光照在他英俊的四方脸上，洒在他矫健的身躯上。他紧紧皱着浓眉，无可奈何闭上两只明亮的眼睛……。

二

山保家的对面，是柿林镇赫赫有名的燕春楼。

燕春楼高三层。下层为饭店商店，二层是旅社，最上层

是主人的居室和办公地点。楼的前墙是绿色水刷石抹成，配以淡黄色的栏杆，美观雅致。宽大的玻璃门窗，以墨色大理石柱。门前灰砖铺地，水平如镜，门面上的虹灯映着“燕春楼”三个大字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颜色。

楼的主人，是名冠太行的栾林镇的党支部书记，燕春楼总经理韩洪涛。

吃过晚饭，洪涛站在总经理门前，望着繁华的栾镇林，舒心地笑了。

他二十八九岁，中等个儿，穿着笔直的银灰色西装，鲜红的领带垂在胸前，浓浓的黑发油光闪亮，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茶色眼镜。面色白净，举止斯文。这仪表，这气派，这风度，谁能会想到他连小学都没读完，是个野生野长的山汉子。

贯穿东西南北两条黑光闪亮的油漆公路，在镇子中心交织在一起，像两把利剑，把镇子平均切成四块。他的燕春楼，就座落在最繁华的十字大街的右角上。坐南朝北，居高临下，注视着全镇的一切。

从十字大街开始，个体商业户，一户连一户，向西方延伸。有的利用临街房子开个小吃店；有的当街摆张桌子，摆些瓜果香烟茶糖；有的把农用的排子车，推到迎门口，摆些针线、小百货。这些在大山里过惯了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，连搞起商品经营来也是那么可怜！葫芦沟柿子的毁灭，断绝了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，迫使他们不情愿地走上了经商这条路。虽然，他们的经商的收入比山上的收入高好几倍。可他们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好像只有从大山上获得的东西，用起来才觉得心安理得。

守旧和改革是一对孪生子。那些特别守旧落后的地方，往往特别勇于开拓的改革家。

洪涛就是个勇于开拓的改革家。可不是嘛，当农村政策刚刚出现改变，山保和山妮就贷款数万元，买下了全县第一辆私人汽车，奔驰在太行山的群山峻岭，曾轰动了整个县城。他，本小、利薄不能那么干，就利用家庭占据十字大街的天然地利，和妹妹文凤开了个山区第一家小吃店，店名取为——“一分利”。广销薄利。小小的“一分利”，一年就赚了近万元。柿子毁灭，乡亲们愁眉不展，他们兄妹办小吃店，发了财，大伙才开始在自家门前，摆起各式各样的小摊点。这时，他又筹款盖了这座山区第一家、颇为现代化的燕春楼！

燕春楼开张的那一天，他不是选择白天，而是选择在晚上。这也是一个改革家的决策和妙算。

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风光的夜晚。太阳还没落到西山，山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把镇上四个街筒子挤得满满的，真比柿林镇十月二十八日白鹿庙会还热闹。入夜，鞭炮从楼顶上垂下来，像草辫子挂满在楼门脸上，噼噼吧吧地响成一个音。礼花炮打到半空绚丽多彩。闪光雷、红龙、黄龙、火箭炮在空中飞行，焰火炮仗足足放了二个小时。“燕春楼”三个大字用霓虹灯组成，一闪一闪地变换着各种颜色，令山民们眼花缭乱。那夜，放焰火花了近三千元，装配“燕春楼”三个字花了三千元。可也值得，从此燕春楼却永远成了山里人的话题。来柿林镇不进高级的燕春楼吃顿饭，那好象进北京没逛故宫博物院！

燕春楼开张剪彩仪式后，洪涛在楼内举行了盛大的宴

会。出席宴会的有县委书记、县长，本地的方党委书记、镇长，有工商、财税、银行、县社的头面人物，还有附近村的干部。当然，也有本镇德高望重的父老乡亲代表。要搞一番事业，一是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二是要有各级领导的强有力的支持。在中国现实社会里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。外国资本家哪一个不是政界的姣姣者。在中国，要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理想，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，没有权力和地位，是寸步难行的！

他利用宴会的时机，向各位领导畅谈了自己的志向和打算。果然，博得了各级领导的欣赏与喝彩。很快，县委工作通讯上刊登了他的事迹，称他是年轻的改革者。继而，当地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报道了他的事迹。省电视台还为他拍摄了电视专题片。那真是不花钱的电视广告啊！一时，他和燕春楼出尽了风头。尔后，银行的无息贷款、农工商总公司的支持都来了。很快，他被乡党委点名发展为党员，作为“万元户”的代表，被选为县人大代表，当上了柿林镇的党支部书记。

他并不满足。新时代的改革者，没有满足的时候。振兴家乡，开拓家乡，必须在“山”字上作文章。他从县矿业公司得知，葫芦沟的大理石储量丰富。大理石，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、毛主席纪念堂见过，那高级的装饰品，原来就是山里人从葫芦沟弄来盖房子的石头啊！那里的石头到处都是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葫芦沟果然是宝葫芦！他决心建大理石加工厂，把自己的想法给县领导一说，县领导十分支持。县领导告诉他，要向深山要宝，要以采矿业为突破口，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。太行山的矿藏，凡一家一户能开采的，村里不要干涉，凡是村里能开采的，乡县决不干涉。……新的时

代，新的政策，为他这位改革者插上了翅膀，他立即进行了大理石加工厂的筹建工作。

资金？创办一个大理石加工厂所需用的资金，不是像他建盖燕春楼几万元的数字，而是几百万元数字，可他早已想好了。葫芦沟几十万棵病柿树，把柿树伐来卖掉。在目前木材紧张的时期，资金会容易解决的，开发太行，这不是开发吗？让许多年不结果的柿树，变成上千万元的资金，建成大理石加工厂。这样，“死物”变活物，多年的病树也为振兴家乡，开拓家乡出力，这真是难得的好事啊！

他越想越得意，本想高兴地唱几句。但，他不会，上小学期间从没学会一首歌儿。只好美美地抽了几口大中华烟。喜滋滋地望着淡青色的烟雾在他头顶缭绕。

他有点飘飘然，好像腾云驾雾。

“哥！”

声音是轻轻的，轻柔中带有几份责慎。

妹妹文风手里拿着一本书，靠在门板上。

“又搞空气污染哩！”

妹妹最烦他吸烟。她说，抽烟等于自杀。他顺从地把吸了几口的烟向楼下扔去。烟蒂在微黑的夜雾中，划了一条红色的弧线。

“文风，行了吧？”

洪涛讨好地望着妹妹笑了笑。不知不觉中妹妹长成大姑娘了。修长的身姿，两条长辫直垂腰眼。鸭蛋型的脸白里透红，浓黑修长的眉毛下一双湿漉漉、水灵灵的大眼睛。嘴角上有一颗黑痣。在嫩白的脸上格外显眼，这不仅没有减少她的姿色，反而更显出她的聪颖和机灵。妹妹文静的出奇，从